

北大情侣坚守58年,为中国留住千年文化遗产(上) ◆ 蛋蛋姐

未名湖畔,博雅塔下初相识

1959年,在北大图书馆里,有一江南女子时时出入,21岁的年纪。她叫樊锦诗,来自繁华大都市上海,父亲是清华毕业的工程师。受父亲的影响,她从小读三国、品水浒,听音乐、看电影,没事再逛个博物馆,潜移默化成了考古。还有一个男孩叫彭金章,来自河北农村,人非常朴实,同样学考古,同样爱钻研图书。

于是,在图书馆,他们时不时就来个偶遇。老实的北方男孩,遇上婉约的江南女子,话自然很少。只是,彭金章这个老实小子,总是早早地到图书馆,在旁边帮她占好位子,她来了也就悄悄坐下,心照不宣,默默无言。爱情就这样生根发芽。

1962年,怀着对敦煌的无限向往,樊锦诗到敦煌去实习,她被这里彻底震撼了,精美的敦煌壁画,被称为“东方维纳斯”的雕塑。数百个洞窟里囊括了中国从前秦到元代1000多年的几乎所有雕塑和绘画艺术。然而,洞窟里的画再美,洞窟外的现实生活还是让她整个人惊呆了。没有电灯,水又咸又苦,黄沙漫天飞扬,她的人生走过了24年,从没有想过在北京上海之外,居然还有这样一个世界。更让她难受的是,晚上上厕所要跑好远,有一天晚上她想上厕所,一出门就看到两只绿绿的大眼睛正瞪着她,那难道是狼?樊锦诗赶紧关上房门,一晚上憋着尿,瞪着天花板直到天亮。第二天才知道,原来那只是头驴。

生活条件艰苦,再加上水土不服,樊锦诗整个人一下子就虚了,好不容易坚持到实习结束回到北京,她心里想的是:再也不要回到这里来了。校园爱情是甜蜜的,可是太多都逃不过毕业即分手的命运。

珞珈山下,敦煌大漠两相离

1963年,樊锦诗毕业了,她最爱的人彭金章被分配到了武汉大学。然而,敦煌研究院却写信到北大要人:当初一起来的四个实习生

他们在北大一见钟情,但是因为工作,不得不相距两千多公里分离了整整23年。然而,他们却从来没有一天想过要分开。23年后,丈夫放弃自己的事业,和妻子相守在大漠敦煌,就在那里,他们用高科技为中国守住了千年的文化遗产。



樊锦诗、彭金章



全部都要。樊锦诗的父亲一下子急了,他给学校写了一封长信,让樊锦诗转给领导。没想到的是,樊锦诗却默默地拦下了那封信,因为她还记得初见敦煌,仿佛听到千里之外的召唤,让她去保护敦煌。

于是她说:同意去敦煌。同样学考古,这个彭金章深爱的姑娘,他自然理解,也就默默支持了她的决定。不过,二人约定,三年之后,她就去武汉和他会合。情侣分别两地,但他们各有自己的江湖。

在敦煌,樊锦诗全身心都倾注在莫高窟上。在武汉,这所中国著名学府里,考古依然是一片空白,彭金章一心筹建考古系。他们各

自忙着工作,闲暇时候偶尔鸿雁传书。一年后,好不容易等到假期,彭金章赶忙千里迢迢奔赴大漠敦煌去见他心爱的姑娘,但他怎么都无法相信眼前这个“野姑娘”是昔日那个一口吴依软语婀娜婉约的江南姑娘。西北狂风的野,漫天砂砾的土,就像刻在她身上一股。他满是心疼,却只能恋恋不舍地回到武汉,等着她的归来。

然而,与恋人相约三年期满,樊锦诗却因故没能走成。同事朋友开始劝彭金章再找个新的女朋友吧,天涯何处无芳草啊。这个憨厚的男孩只是笑笑:我等她。樊锦诗默默感动着。1967年,探亲假来了,樊锦诗奔赴武汉。在

珞珈山下,他和她终于成了婚,接着她便匆匆赶回敦煌。

此后,便是三年之后又三年。樊锦诗和彭金章,一个在敦煌,一个在武汉,开始了19年的漫长分居生活。1968年,樊锦诗有了孩子,本想到武汉生产,没想到孩子早产生了。接到电报后,彭金章挑起扁担就往敦煌赶,坐汽车转火车再转汽车,两千多公里,等他到的时候,孩子已经出生快一个星期了。小小的婴儿光着身子,裹在樊锦诗的大衣服里。从小衣食无忧长大、初为人母的她,哪里知道怎么带孩子啊。慌乱、脆弱、无助,看到彭金章,她禁不住嚎啕大哭。彭金章满是心酸,一心一意照顾她。可是孩子还没满月,他就不得不赶回武汉。

在武汉大学里,中国的夏商周文明考古正在等着他。在敦煌的大漠里,樊锦诗要工作,还要带孩子。于是她每天用被子把孩子围在床上,然后出门去上班。一下班就着急忙慌往家赶,只要听到孩子的哭声,她一整天揪着的心就放下了,因为这说明孩子安全。

可是有一次她一进门,孩子居然躺在煤渣子里,五个月大的孩子,脸都被刮花了,樊锦诗难受到想哭。彭金章也心疼啊,他把孩子接到武汉,让樊锦诗安心投入敦煌。再后来,他们有了第二个孩子,两人却依然两地分居。彭金章又把孩子送到河北农村的姐姐家。

漫长的时间,一家四口分居三地,每日遥寄相思。老二5岁的时候,樊锦诗去接,一个小女孩站在门后,樊锦诗径直路过进门。当彭金章的姐姐说:你没见你儿?樊锦诗这才发现,她居然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了。当孩子喊出“妈”的时候,她的眼泪止不住地哗哗流,这是她第二次流泪,依然因为孩子。

社会如此浮躁,人生如此短暂,多少感情都经受不了异地的寂寞和苦,又有多少情感,没能走过独自拉扯孩子的心酸。然而,他们俩都走过来了。

百戏图

图/马得 文/俞律

11. 爱与死的拥抱

《活捉张三郎》,我看过,唱昆腔,念苏白。这个张文远,是阎惜娇的心上人。阎惜娇是漂亮女子,不喜欢白面长须宋三郎,偏偏爱上鬼鬼祟祟的三花脸,这真是情女眼中出宋玉了。阎惜娇原是逢荒旱随父母逃难到郢城的,父亲丧命,母亲把她卖给了宋江。宋江为她造了一座别墅,题名乌龙院,雅得很呢!不料竟成了阎惜娇私通张文远的安乐窝。张文远是宋江的徒弟,徒弟私通师父的小老婆,亲戚朋友都知道,宋江遂有了耳闻。这是京戏《乌龙院》的总看点。

宋江到乌龙院看动静,阎妈妈马二娘见女婿来了,忙告诉女儿:“你的三郎来了。”女儿还以为是张三郎来了,喜出望外,不料走出房门,看见是宋三郎,那就没有好脸色给他看了。两人话不投机,唱唱做做,成就了一出好戏。最后宋江发誓再也不上乌龙院来了。

京戏《乌龙院》唱毕,连下来就是《坐楼杀惜》了。宋江发誓不上乌龙院,不料在路上偶遇马二娘,死拉活拽,把宋江拉进乌龙院,本想两口口子重归于好,不料竟弄出大祸来了。

《乌龙院》这戏前面,还有一折《刘唐下书》。刘唐是梁山上好汉,奉头晃盖之命,带一封信和一枚黄金下山去拜访宋江,意欲邀他上山为王。宋江收下,放进文件袋里,一时大意,忘记将信火化。后被马二娘拉入乌龙院,信和金子都被阎惜娇发现,黄金照收,可和张三郎快活受用,这封梁山上的来信,遂成了宋江通匪的把柄,如揭发到官府,宋江可就是杀头之罪。宋江求她归还,她借此逼宋江写下休书,断了婚姻关系,就能和张三郎公开同居了。宋江只好照办,休书写好,向阎惜娇索要书信,谁知她仍然不肯还,要凭这封

信上官府报案。宋江迫不得已,从靴子里抽出匕首,一刀结果了她的性命。

阎惜娇如此绝情,以怨报德,原因就在张三郎身上。她喜爱张三郎,走火入魔,原打算害了宋江,和张三郎做永久夫妻,不想却成了宋江的刀下之鬼。她是为了张三郎而死,阴魂不散,死了还念着他。她的一缕幽魂,飘飘荡荡,到了张文远家。夜里活宝贝送货上门来了。及至开门一看,影影绰绰,分明是鬼。人也好,鬼也好,只要是阎惜娇就好!

这戏极有看头,人鬼之间,在台上演出了种种形式的阴阳矛盾。张三郎临死时,三花脸变成大黑脸,把观众引入幻境。可见鬼戏只要内容深刻,也很引人入胜!

阎惜娇的阴魂半夜找了张三郎告别,张三郎对她一片真情,极为伤心,决心与她同赴阴曹,生不能为夫妇,死了就可以如愿了。于是慷慨赴死,与阎惜娇到阴间去成婚了。这是爱与死的拥抱,很动人心魄!

老伶工王琴生看的戏多,每谈名角演技,如数家珍。他谈《坐楼杀惜》这出戏难演,余叔岩演宋江最细腻。他还看过高庆奎和荀慧生合作的《杀惜》,二位搭档默契,高庆奎写休书时,背后都有戏的。小翠花演阎惜娇,马富禄饰张三郎,活捉一场搭配紧凑,或人或鬼,如影随形,也非常精彩。

马得此图画的是“情勾”,阎惜娇长袖善舞,卷起阴风,把她的三郎拥入怀抱,于惊险中觉温柔,真乃丹青妙用也!



6. 顶着落石和水淹施工

龙矿集团救护大队队长徐孟利接到任务后,对照图纸对现场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,发现该区域虽不是坍塌中心区,但也是波及区域,现场不确定因素太多。下井时,徐孟利安排地面值班的12个人全部下井,有人提出:“用不上这么多人吧?”徐孟利严厉地说:“怎么用不上?一旦有问题,谁来救我们?”显然,徐孟利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。

到达现场后,从巷道口往里看,巷道全部冒落,冒落岩石堆积1.5米高,巷道的顶、壁仍不稳定,有些地方已经裂开了大口子,随时都有再次坍塌的危险!怎么办?

徐孟利环视现场人员,指着4个人说:“来,你们跟我进去!其他人在外面待机!”再次观察一番后,徐孟利第一个爬上冒落的岩石堆,进入冒落区,其他人随后跟进。侦察人员根据分工,对现场的气体、巷道冒落情况、巷道尺寸等进行了测量和记录,行进约60米后,巷道全部冒落,无法进入,人员返回,到达巷道口时一看,每个人的衣服都已湿透。

29日上午,由于井下大量出水,威胁到救援人员安全,根据指挥部命令,井下救援人员全部升井,救护队负责观测水位上升情况。10时左右,4号井井底车场被水淹没,水深1米左右,马上就要淹没中央水泵房,但中央泵房水泵并未开启。在这种情况下,如果不尽快开启泵房水泵,一旦水泵被淹没,将导致4号井无法排水,给整个救援带来困难。指挥部经过慎重考虑,将任务安排给总机动队龙矿集团救护大队。接到任务后,徐孟利亲自带领2名救护队员下井开泵。

由于井底车场已经被水淹没,徐孟利决定从管子道进入泵房。为保证下井人员安全,决定地面井口安排1人指挥,下井人员通过对讲机与地面保持联系。徐孟利带领3人到达泵房管子道后,发现从罐笼进入管子道并不容易,一是两者间相距约半米,下面是几十米深的井筒,稍不小心就可能掉进去。二是管子道有铁门,进入困难。井底水位还在持续上涨,时间刻不容缓。徐孟利仔细寻找较为安全的通道,终于顺利进入泵房。这时泵房内的水

国家救援

徐天宝 高文静



面距离水泵底座只剩几厘米,再晚到一会儿,后果不堪设想。徐孟利等人迅速对现场电路、气体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后,立即开启水泵。水泵开启后,水面缓慢下降,险情得以排除。

面对危岩、积水、有害气体,生命极为脆弱,但对生命的执著探求却坚如磐石。

新矿集团安监人员介绍,新矿救援队在后期抢险中,承担的是1号井井下5号线冒落巷道的修复。自1号井向4号井垮塌区被困人员方向抢修,到达5号线后才明白,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,巷道全部冒落塌方,施工段风流阻断,有害气体超限。必须先接风车排放一氧化碳,才能施工。后路运输条件也相当险恶,必须通过一段长220米、30多度的斜坡,所有物料必须人力扛运,中途还有一处冒顶,大块碎石阻断巷道,条件异常复杂。这些碎石不仅数量巨大,而且只能依靠人力,用多辆小胶轮车轮番接力装运,通过高约2米、宽约1米的巷道,把碎石运到斜坡上部的采空区内。

正当赤膊上阵的施工队员们往返奔跑,快速运送碎石之际,突然而来的一声巨响,打断了人们的工作节奏。紧张施工的队员们习惯性地判断为井下围岩冒顶,都警觉起来,准备撤出。这时一名救援队员叫道:“车胎爆了!”原来是虚惊一场。一般情况下,井下小车的轮胎能使用半年以上,但在抢险中,平均2~3个班次就得更换,现场救援工作量之大,劳动强度之高可见一斑。

1号井是抢险人员上下井的唯一通道,所以1号井的提升绞车对抢险及被困人员的安全尤为重要,可以说是抢险的生命通道。但1号井不经常使用,设备安全系数不高,在抢险进行到第六天时,提升设备出现异响。为确保救援万无一失,指挥部安排速购备用提升系统。但又一个难题摆在面前,石膏矿提升系统用的是淘汰设备,很难匹配。在这关键时刻,新矿救援队勇于担当,经多方联系及时确定厂家,安排专车连夜远赴河北,设备在两天内运送到位,保证了生命通道的安全畅通。

不离不弃,坚守一线。现场全体救援人员用自己至诚的生命,谱写着救援的凯歌。